

古希腊 城邦时期的 公民文化

—— 郑旭涛 ◎著 ——

公民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以公民政治著称

由古希腊公民文化中的自由观、平等观、荣誉观、
竞争观和权力观，认识古希腊政治制度、政治行为。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古希腊 城邦时期的 公民文化

郑旭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希腊城邦时期的公民文化 / 郑旭涛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4

ISBN 978-7-210-11276-1

I . ①古… II . ①郑… III . ①城邦—政治文化—研究
—古希腊 IV . ① D754.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9125 号

古希腊城邦时期的公民文化 郑旭涛 著

责任编辑：陈才艳

特约编辑：胡 飞

装帧设计：上尚装帧设计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115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邮 编：330006

网 址：www.jxpph.com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5.25 字数：150 千字

ISBN 978-7-210-11276-1

赣版权登字—01—2017—1133

定 价：35.00 元

承 印 厂：江西新华印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研究现状	3
三、研究方法	8
四、相关说明	9
 第一章 古希腊公民的自由观	 15
一、私人事务中的自由	17
二、公民的政治自由	28
三、城邦整体的自由	32
四、自由与法律	37
五、小结	40
 第二章 古希腊公民的平等观	 43
一、政治公民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45
二、公民政治权利的基本平等	50
三、公民政治权力的不均等	55

四、小结	——	62
第三章 古希腊公民的荣誉观	——	64
一、荣誉的来源	——	65
二、荣誉的双重属性	——	73
三、小结	——	81
第四章 古希腊公民的竞争观	——	84
一、鼓励政治竞争	——	86
二、有条件地承认政治斗争的合理性	——	89
三、政治竞争和斗争的目的主要是追逐个人利益	——	100
四、小结	——	102
第五章 古希腊公民的权力观	——	107
一、说服式的权力观	——	108
二、权力共享	——	119
三、对公共权力的反思与自然法思想的萌发	——	130
四、小结	——	136
结论	——	139
参考文献	——	147
后记	——	159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人们对政治文化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古代。在西方，公民文化、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①近代以来，托克维尔等人也重视政治文化的研究。托克维尔曾经研究过“民情”，指出民情对于维护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我在这里使用的民情（moeurs）一词，其含意与其拉丁文原字 mores 一样。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因此，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我的目的不是一一描述美国的民情，而只想在这里考察其中有

^①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重访公民文化》，李国强等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助于维护政治制度的几项。”^①

20世纪中叶，当代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在美国兴起。这得益于阿尔蒙德、维巴等一批学者的推动。阿尔蒙德和维巴曾对“公民文化”进行概念界定：“它是一种建立在沟通和说服基础上的多元文化，它是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的文化，它是允许变革，但必须有节制地进行的文化：这就是公民文化。”^②阿尔蒙德和维巴还曾界定政治文化的概念，认为政治文化是“作为被内化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③公民文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治文化，是参与者、臣民和村民政治文化的混合。^④学者们在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的概念界定方面存在一些差异。^⑤海伍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人们对于政党、政府、宪法等政治客体的心理倾向，表现为他们的政治态度、信仰、符号和价值。”^⑥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⑦王浦劬认

^① [法]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2页。

^②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③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④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⑤ 参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3页。

^⑥ [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

^⑦ 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

为：“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反映，它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于政治的感受、认识和道德习俗规范的复杂综合。”^①从日云曾经对公民文化的概念作出界定：“‘公民文化’从广义上说，就是民主政治体系中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就是公民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价值取向”。^②大致而言，政治文化是指一个国家的居民对政治问题、政治人物、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客体的认知、情感、态度、价值判断以及政治理想。公民文化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大多数公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理想。

公民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在后世人眼中，古希腊人以公民政治著称，公民是城邦政治生活的参与主体。古希腊的公民文化并非完美，但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有必要研究古希腊的政治文化和公民观念，从中吸取教训。研究古希腊的公民文化，有利于加深对古希腊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的认识，推动对古希腊历史的整体认识，还有利于进行古今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虽然我们无法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但是古希腊人遗留下来的著作为我们研究古希腊政治文化提供了可能。公民文化对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有直接的影响，研究公民文化有利于对政治行为和制度作出解释和预测。

二、研究现状

19世纪，尼采和布克哈特等人对古希腊文化的研究产生了

①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② 从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深远的影响。^①尼采在1872年出版的《荷马的竞赛》中分析了古希腊的竞争文化。^②布克哈特对古希腊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影响。他认为，即使不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古希腊著作也是承载希腊文化的素材，研究古希腊文化不必拘泥于古希腊史学著作，应该把许多古希腊文学作品作为研究素材。^③布克哈特的研究与公民文化直接相关。布克哈特曾专门分析古希腊人的竞争观。但是他对古希腊政治文化的研究并不系统，而且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当代古典学家芬利认为，竞争是从荷马时代到古典时代古希腊人重要的文化特质。^④

总体而言，国外许多学者对古希腊政治文化的认识普遍存在美化的倾向，倾向于从积极的方面解读古希腊的公民文化，认为古希腊人热衷于竞争和荣誉是为了促进城邦的公共利益。例如，尼采认为古希腊人竞争的目的是为了本邦的公共利益。^⑤尼采对古希腊人竞争文化的分析存在美化古希腊人的倾向。罗素曾批评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学者过于迷信希腊文化。^⑥黄洋教授曾指出18世纪开始的“Hellenism”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人对希腊城邦时代的认识具有很强烈的虚构和理想化

^① 王大庆：《古代希腊赛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② [德]尼采：《荷马的竞赛》，韩王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③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④ [英]M.I.芬利：《奥德修斯的世界》，刘淳、曾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页。

^⑤ [德]尼采：《荷马的竞赛》，韩王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⑥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5页。

色彩。^①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古希腊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丛日云是国内最早研究西方政治文化的学者之一。丛日云在1996年出版了《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一书，在2002年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②丛日云在该书中用四章共十余万字的篇幅论述了古希腊的政治文化。他对古希腊公民文化的研究在国内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丛日云对古希腊人自由观进行了详细地剖析，指出古希腊人的自由也包括个人自由在内，虽然斯巴达公民几乎没有个人空间，但是在雅典那样实行民主制的城邦中，公民的选择很多时候能够得到“尊重和宽容”。^③还专门分析了“正义”观，对荷马时代荣誉问题也进行了考察。^④丛日云先生还曾专门撰文论述公民观念，“公民观念，主要指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和政治角色及由此而来的权利义务的认知，对他们与公民团体即城邦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提出了研究古希腊公民观的基本途径，“我们只能根据史料记载的希腊公民的政治行为、他们创建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方式以及他们的思想代表所阐述的政治哲学来发现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观念。公民的政治行为是公民观念的外在表现，城邦民主制度是其物化形态，而希腊政治哲学则是其理性的提炼与升华”，着重对公民身份角色的

^① 参见黄洋：《古典希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ism》，《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黄洋：《西方文化中的自由观念与古希腊的奴隶制度》，《江汉论坛》1995年第2期。

^② 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 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④ 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200页。

认同、公共意识和自由观念三方面内容进行论证。^①王大庆教授专门研究了古希腊人的竞争（赛会）精神和竞争制度。^②晏绍祥教授从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为切入点研究了城邦内和谐与冲突的政治文化。^③总体而言，国内对古希腊公民文化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相关的专著非常稀缺。目前，只有少数学者专门对古希腊的政治文化进行了专门研究。但现有的研究不够系统，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丛日云对公民观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关注个人与城邦的关系，忽视了公民之间关系的研究，缺乏对平等、荣誉、竞争等公民观念的分析。^④王大庆教授倾向于认为“竞争”在古希腊人生活中具有中心地位，忽视了其他观念在古希腊人观念和实践中的重要地位。^⑤

大体而言，国内对古希腊公民文化的研究还不够系统、不够全面。在政治制度上，国内政治学界倾向于认为古希腊城邦普遍实行直接民主制度，忽视了以斯巴达、克里特、科林斯为代表的多数城邦长期实行带有贵族色彩的共和制。在政治意识和观念层面，国内政治学界往往只关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政治哲学家的著作，忽视对古希腊文学著作和史学著作的考察，从而形成了对古希腊公民文化片面化、理想化的解读。在政治行为上，国内学者大多只强调城邦和谐团结、追求公共利益的一面，未重视古希腊城邦内部私人利益不断膨胀和党派斗争等

^① 丛日云：《古代希腊的公民观念》，《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

^② 王大庆：《古代希腊赛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③ 晏绍祥：《冲突与调适——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城邦政治》，《政治思想史》2015年第1期。

^④ 丛日云：《古代希腊的公民观念》，《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

^⑤ 王大庆：《古代希腊赛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现象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

当前国内学界对古希腊公民文化的研究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对古希腊公民文化的认识具有理想化和简单化的特点。一些学者认为古希腊公民以城邦整体利益至上。例如，从日云认为“城邦主义就是每个公民的宗教，一切为了城邦，一切服从城邦。”^①实际上，古希腊政治思想家的整体主义主张只是城邦政治文化的一方面，城邦中的公民绝非任何时候都以城邦公共利益为最高准则，公民个人的利益在城邦中具有合法地位，否则，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中就不会出现多种变态政体了。我们对古希腊公民文化不妨抱着既学习又批评的态度。

第二，跨学科的研究仍然较少。比较明显的学科分野导致国内研究古希腊政治文化的三大主力军——政治学界、哲学界和历史学界未能充分借鉴彼此的研究成果。在古希腊政治史和文化史方面，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多于政治学界和哲学界，但是国内历史学者往往不重视对观念和文化的研究。大多数历史学者的研究要么只是与公民文化间接相关，要么往往只关注某一具体观念（问题）而缺乏系统性。国内研究古希腊历史的学者大多研究古希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某个具体史实问题。政治学界研究古希腊公民文化的学者在研究素材上往往局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少数几个政治哲学家的著作，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理论化程度高，却可能偏离古希腊历史。

第三，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集中在斯巴达和民主制时期的

^① 从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雅典这两个城邦，很少谈及其他政体和其他城邦，这导致其结论有明显的以偏概全之嫌。例如，以斯巴达为主要关注点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古希腊人普遍盛行城邦至上和整体主义、个人自由空间很小。以雅典为主要关注点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古希腊城邦普遍实行直接民主制度、公民的政治权利几乎完全平等、个人自由空间较大。我们应该将更多的古希腊城邦纳入研究视野，从而更全面地反映整个古希腊社会的公民文化。

三、研究方法

本书将综合利用古希腊历史著作、政治哲学著作、文学著作以及近代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试图较为全面地总结古希腊的公民文化，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城邦、不同阶层在重要观念上的继承与演变。本书也将古希腊与波斯、古代中国、现代西方国家进行一些比较，以求加深对古希腊公民文化的认识。本书对古希腊公民文化研究不局限于城邦内部，而是拓展到城邦之间的国际关系。这是因为在古希腊人的观念和现实中，国际关系也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政和外交经常交缠在一起。

公民文化的内涵很丰富，见仁见智。本书对古希腊公民文化的研究无意穷尽公民文化的所有领域，而是尽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侧重。国内学者在分析古希腊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时大多聚焦于分析自由、正义、民主、荣誉等观念，对平等观、竞争观、权力观的研究较少。由于许多学者已对古希腊的正义观和民主观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书不专门分析研究这两者。本书对公民文化的考察主要围绕着个人与城邦的关系、公民之间的关系两个维度展开，并落脚在自由观、荣誉观、权力观、

平等观、竞争观五个方面的观念上。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古希腊人的自由观、荣誉观、权力观、平等观、竞争观构建起古希腊公民文化的基本轮廓。竞争和斗争是两个不同但却相关的概念。本书把竞争和斗争合在一起讨论，这是因为在古希腊公民的观念中，广义的竞争包括斗争，公民之间在政治上的竞争也经常转化为政治斗争。

四、相关说明

在此，笔者还有必要对一些基本概念作出界定和说明。古希腊“公民”的定义值得探讨。在君主制城邦中，许多贫穷的男性平民没有权利或者实际上不能有效参与政治生活，其主要政治事务几乎全由贵族阶层定夺，这些无权参与政治活动的男性自由民最多只能算是社会公民。在一些共和制城邦中，男性自由民普遍有资格参与公民大会，却可能没有资格担任某些官职，不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因此可以称之为半公民。半公民这个阶层在政治生活中不断发展壮大，后来成为民主制城邦中政治公民群体的最主要力量。没有政治权利的本邦男性自由民和本邦妇女在民事法律上具有主体地位，却无权参与政治事务的处理，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公民。全权公民指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公民。全权公民和半公民都有权利参与本邦政治事务的治理，因此，可以称之为政治公民。本书所说的“希腊人”和“希腊公民”，主要指的是政治公民，包括全权公民和半公民。由于政治公民与社会公民有许多相同的观念与文化，因此在书中一些地方也把社会公民纳入研究视野。在城邦狭小的空间范围内，私人事务、社会事务与公共事务的边界非常模糊，

因此，本书在论述的时候有时也会涉及对社会现象和社会观念的分析。例如，竞争和斗争存在于私人领域，也存在于政治领域。另外，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所说的“自由民”通常是指外邦人和奴隶之外的本邦居民。

许多学者在谈到古希腊城邦时往往只谈民主制的城邦，甚至错误地认为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都属于民主制。实际上，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多种多样。在早期，古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君主制，君主的统治依靠贵族的辅助，贵族也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因此，很多城邦的君主制实际是君主与贵族的混合体（君主——贵族制）。实行贵族制的城邦则是指那些废除了君主，主要政治事务由贵族议事会处理的城邦。在贵族制或寡头制城邦中，要么没有公民大会，要么公民大会的权力还非常微弱（例如没有讨论权、提案权，只有表决权）。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具有浓厚的贵族色彩，来自两大王族的世袭国王掌握着一定的政治权力，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也掌握着巨大的政治权力，主要政治事务由国王和元老院处理。不过，考虑到斯巴达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经设置了民选监察官，监察官具有监督权，笔者仍认为斯巴达的政治制度是具有贵族色彩的共和制。^①考虑到古希腊城邦的特殊历史背景，本书所说的共和制是指一个城邦内各阶层的成年男性自由民都有权利参与政治事务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可以具有民主色彩或贵族色彩。例如，斯巴达是有贵族色彩的共和制度，梭伦改革之后至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前的雅典政治制度则是有民主色彩的共和制度。民主制是指

^① 关于斯巴达监察官的权力，可参见祝宏俊：《斯巴达“监察官”与政治分权》，《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

所有本邦成年男性自由民（不包括外邦自由民）都有权利参与政治生活，并且由多数人掌握城邦最高权力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亚里士多德指出，希腊人普遍推崇斯巴达、克里特的政制，而这两种政制都是共和政体或者说“混合政体”。^①如果非要在古希腊城邦中找出一种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那么，共和制比民主制更符合大多数城邦的事实情况和政治观念。古希腊城邦从早期开始就具有共和精神的萌芽。即便是实行君主制的城邦，其君主的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贵族议事会和民众大会（士兵大会）的制约。到中后期，由于城邦普遍废除君主制，平民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贵族和平民在政治上基本形成均势，因此共和制成为主流政治制度。在希腊语境下，民主制只适用于公元前5世纪之后的雅典等少数城邦；按照现代民主政治强调所有公民在法律地位和基本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这一标准，古希腊大多数城邦也不能说是民主制。一个城邦（国家）是否是民主制不应只看统治阶层的宣传口号，而应该考察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普通平民是否能够真正对公共事务、政治官员的任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普通民众能否实现对官员权力的有效约束。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中，民主化、民主制、民主派是三个不同的术语，有民主派的城邦不一定实行民主制。

另外，在对城邦时期的时间界定上，本书主要研究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的这段时间内（即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古希腊人的公民观念。同时，考虑到史学界

^①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5页。另外，黄洋先生也认为，按照现代人关于共和主义的界定，古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共和制，参见黄洋：《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

对于荷马时代的新认识，以及古希腊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传承性，本书也会偶尔追溯到迈锡尼时期和荷马时代。公元前8世纪以前的可靠史料稀少，史学界对迈锡尼时期和荷马时代政治发展程度的认识存在巨大分歧。黄洋先生认为，迈锡尼时期和一般公认的城邦时期具有文化上的传承性，后世的希腊城邦并非完全新生的，而荷马社会就处于迈锡尼文明毁灭到公元前8世纪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晏绍祥先生认为，荷马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古希腊历史的起点，从荷马时代开始，古希腊走上了与埃及、西亚国家不同的道路。^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是城邦的萌芽阶段或者说准城邦阶段。本书将把荷马时期纳入考察范围。

在研究的素材上，目前国内政治学者对希腊公民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著作上，很少提及古希腊的文学作品。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从思想层面和行为层面两个方面把握古希腊人的公民观。研究古希腊问题固然绕不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如果只根据两人的著作去研究希腊公民文化，则必将得出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的认识。要剖析古希腊的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就必须回到其历史和社会文化中。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无疑是最珍贵的资料。古希腊大量的文学作品也是我们研究古希腊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不可多得的素材。例如，《荷马史诗》、《伊索寓言》，以及赫西俄德的作品，一些在古希腊流传范围很广的著名戏剧作品、诗歌。晏绍祥也曾指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古希腊悲剧当做

^① 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2页。